江漢集 九

墓誌銘

江漢集卷之十七目録

墓誌銘

輔國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判義禁府事禮曹判書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 世孫師李公墓誌銘 幷序

崇政大夫行議政府左參贊兼判義禁府事知經筵事同知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孫右賓客靖翼金公墓誌銘 幷序

通訓大夫晉州牧使晉州鎭兵馬節制使 贈

江漢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

輔國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判義禁府事禮曹判書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 世孫師李公墓誌銘并序

上之四十有二年五月乙未輔國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判義禁府事李公卒于家以其年八月癸丑葬于陰竹縣釣堤之原其孤健源請爲銘公當大國家淸平時登於 王朝與從父弟文簡公偕主

論敢諫者多出公門執政大臣宋寅明等皆不悅而未嘗不畏其莊也及文簡公爲元輔公亦進拜太學士而弟益輔位冢宰兼守禦使十年之間公兄弟迭居權要左執銓柄右提將符不罹於憂患卒皆以天年自終豈不休哉然文簡公志意寬平有大度公操履淸嚴亢高無機變其斥小人出於天性而　明主優容曲全不加之罪授以上卿之位豈所謂主聖臣直者耶公諱鼎輔字士受幼有英氣未成童能作四六以才聞　景廟元年成進士初補　翼陵參奉郎棄去今　上八年擧乙科薦入藝文館爲檢閱遷待

教奉教十二年陞兵曹佐郎入司諫院爲正言冬由
世子侍講院文學拜京畿都事已而除司憲府持平
先是 國家懲朋比之禍並用諸黨公感慨上十一
事因極言任事之臣假洪範以濟其私不辨忠邪不
明逆順昔日之爲四黨者今又分爲八九黨則 朝
廷之欲去朋黨者反益其黨烏得行洪範之道乎終
曰殿下不嘗無求賢之心而接下不以其道傲然
自聖無屈己下士之誠爲學者目以山人而斥之安
在其登進有德興起儒林也 上切責公引避免十
三年選拜弘文館副修撰陞校理兼漢學教授薦授

吏曹佐郎兼校書館校理　世子侍講院文學十一
月由司諫院獻納拜副校理初大學士李公秉常還
鄉里久而不來持平鄭玉譏于　朝公上疏曰居外
之臣既進而復退豈其心之所樂爲哉今憲臣必欲
中傷其爲計不亦巧乎　上盛怒特削公職明年叙
爲吏曹正郎兼文學陞拜應教由司憲府執義兼弼
善復拜應教爲　上言自古小人號爲難辨然小人
進退之機在　殿下一心之微其擧措不可不愼也
上不悅特教切責時追復　端敬王妃愼氏位號以
都廳勞陞通政除刑曹參議居位數月守法度無所

顧藉有女奴屠牛私販屢治之猶不悛改公以謂吾佐司寇宜申法自女奴始乃峻刑流之遠方都民聞之皆股栗莫敢犯法自刑曹移承政院同副承旨十五年授兵曹參議明年出爲水原府使水原居曠野之中無高山大川之險公建言請築府城與禿城相爲掎角宜賜洪原大阜兩牧以備戰馬又言民田多虛稅而 朝廷不許蠲免非仁政也事下政府遂特减水原虛稅十七年召拜弘文館副提學明年由大司諫入成均館爲大司成初李善泰誣公兄弟主論議植朋黨領議政金公在魯具劄辨明 上大悟立

斥善泰然公不安遂求解職九月改禮曹參議明年丁内艱又明年丁外艱服除由戶曹參議復拜副提學先是正言趙重晦論私廟事忤上旨及館錄時或謂公曰重晦若與選中則副提學必得罪矣公不聽乃擧重晦館錄成召見近臣命左副承旨趙榮魯讀館錄至重晦名聲音甚微上笑曰承旨聲音何其微也副提學擧趙重晦誠是也豈可以往者之事沮其選哉榮魯起拜曰聖德益有光矣二十四年遷陞咸鏡道觀察使公旣至賞罰平明邊境肅然初朝廷議築仇正廣朝兩寨城命公往視公

上疏言仇正爲寨中有大川後有大路不可城若廣
朝則形便非仇正之比然寨廣不過數百步亦不足
城也 上以爲然議遂止明年召拜漢城府左尹同
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差備邊司提調二
十六年除承政院都承旨國制生員進士試必選諸
生之有望者充第一人至是 特命罷其選試官申
晦坐廷訕流鍾城府公在 上前輒言之坐貶爲仁
川府使已而收還由禮曹參判復入成均爲大司成
公在成均愛人才考試必誠不苟選其治館隷有恩
威及解職館隷有寃輒詣公而訴之曰李公吾父母

也二十八年兼同知 經筵事初言者論李光佐趙
泰億爭之不已 上幸 懿陵謂大臣曰言者不寢
其論則予不還矣日且入猶伏石欄不還都從官皆
泣獨公端立泣不下 上顧近臣曰彼不泣者李某
也公惶恐由是求出爲成川府使未幾入爲 世子
左副賓客三十年擢漢城府判尹兼五衛都摠府都
摠管改判刑曹明年除議政府右參贊移判禮曹會
封 仁嬪金氏園以都監勞陞正憲遷右賓客十二
月 上進尊號又以都監勞陞崇政判義禁府事同
知成均館事明年以工曹判書兼弘文藝文兩館提

學知 經筵事左賓客公在兩館善考試 上嘗躬
臨試諸生見公考試不少懈心嘉其誠二月 貞聖
王妃徐氏薨未幾 仁元大妃金氏薨以 魂殿勞
陞崇祿三十四年進吏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坐事
罷去已而判敦寧府事明年春復判吏曹又坐事罷
久之叙爲左參贊 世孫師三十七年又入吏曹爲
判書兼守禦使始 昭敬時擧儒林成文簡公參議
吏曹其後兩宋文正公皆以儒林佐銓衡至今 上
時 朝廷未嘗擧儒林公歎曰山林賢者不得爲天
官之職非所以尊有德也乃擧金公元行宋公明欽

始擬諸吏曹參議國中聳動明年正月入耆社拜弘
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公上疏辭
上諭曰卿臨考試而致其誠予已親見矣居無何坐
事罷去纔數日 特命復授大提學進判中樞府事
又坐事罷去明年以 上壽七十推 恩耆臣陞輔
國八月又拜大提學兼禮曹判書公於文鑑識精明
嘗以謂士雖有蘇軾之文用意取之則非公也故考
試一皆無心而所選號爲得人嘗見一券中高第輒
援筆語諸試官曰此必外戚之子也遂黜之人以爲
神居歲餘公以年老力辭免優游數年以疾卒享年

七十有四李氏延安人也文康公諱石亨以文章顯
至文忠公諱廷龜文靖公諱明漢文肅公諱一相仍
三世拜大提學公於文肅爲曾孫四世相繼執文柄
自 國朝以來所未嘗有也祖諱成朝司僕寺僉正
贈吏曹判書父諱雨臣戶曹參判 贈議政府左贊
成母曰貞夫人 贈貞敬夫人南原尹氏承旨彬之
女也公初娶驪興閔氏縣監承洙之女再娶恩津宋
氏參奉相允之女三娶宜寧南氏漢綿之女皆無子
以從父弟惠輔第二子爲之後乃健源也擧進士閔
夫人生一女適尹顯東公爲人莊毅峭直不矜飾事

上忠實未嘗有阿諛之色與其弟篤於友愛其寢疾日夜憂慮不知其身之疲且病也其爲文長於奏議反復開陳有誠愛而於四六又精敏人不可及嘗自號曰三洲老人公立　朝三十五年風裁凜然竦動廷中嘗上疏言小人攀援邪徑以圖寵利凡大小政令內外除拜輒先暴於外廷安知外言不流聞於宮中邪卿大夫見公之疏皆以爲公必不免賴　上察公之忠得不抵罪嗚呼公之所以盡忠者非特此一言而已然自古宮禁之事人所難言也公不避小人之怨能言大臣之所不敢言者未嘗以死生禍福

動其心故君子觀公之志而考其言亦可以知其賢
也銘曰
李世博士自文忠顯文靖承之文肅維踐烈烈文肅
匡我　顯仁羽翼儒先惟道是循公襲詞垣珩璜有
煇惟此珩璜先公所詒譬彼元戎秉祖之戣淑旂央
央世將六師公居臺閣矢其昌言請嚴宮闈以絕攀
援公尸銓注進我高賢廼擬天官以冀招延維其矢
之將杜其微維其進之將與之歸多士在廷孰嚴貢
舉公有澄鑑衆姦自沮　王曰俞哉予感其誠皇皇
書命三授司衡維剛不柔維直不諞銘垂百世永昭

其潔

崇政大夫行議政府左參贊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事同知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孫右賓客
靖翼金公墓誌銘 幷序

楊州西嘯臯之原有故崇政大夫行議政府左參贊
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事同知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孫右賓客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
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孫傅靖翼金公
之墓公諱時默字而愼兵曹判書判義禁府事孝靖
公諱聖應之長子領敦寧府事淸風府院君 贈議

政府領議政忠翼公諱佑明之玄孫議政府領議政
文貞公諱埼之五世孫也曾祖諱錫衍工曹判書
贈議政府左贊成謚曰貞僖貞僖公生諱道濟安城
郡守　贈吏曹判書出爲伯父　贈吏曹參判諱萬
胄後郡守有子曰聖集賢而早卒　贈議政府左贊
成公生七歲以皇考孝靖公命爲贊成後始　顯宗
時貞僖公與其中兄漢城府左尹諱錫翼常侍　帷
幄皆　明聖王妃之弟也　肅宗即位以元舅禮益
隆出入尊寵而兄弟能自祗慎未嘗有纖毫驕侈號
爲賢臣公幼祥順與人言忠信篤厚賓客稱之曰貞

僖公有孫矣今 上十七年舉進士二十六年中乙
科賜第召見 下教曰爾家以謹飭聞予何用勉爾
爲也初授承文院權知副正字明年遷拜 世子侍
講院說書十二月陞兵曹佐郎改吏曹二十八年正
月由司諫院正言復入吏曹爲佐郎遷 世子侍講
院文學改兵曹正郎十月倭差至東萊充接慰官十
一月入司憲府爲持平明年三月辟御營郎七月出
爲京畿都事未幾召爲文學三十年正月侍講院輔
德以下皆解職獨公 特命不解職公上書乞與諸
僚俱解職月餘竟免由文臣兼宣傳官爲侍講院司

書九月選拜弘文館副修撰明年正月由正言復拜
修撰初吳公瓚言事得罪公上書有所匡救然常以
家世祗慎固未嘗與聞國論而孝靖公總三軍位上
卿愈益謹畏故立 朝躋於侍從逡巡固辭不敢言
人之是非也明年四月以正言違 命不就坐投唐
津縣居數日 下教特釋是時修撰趙榮順劾領議
政李公天輔卿大夫或爲公言曰子如不言李公事
則榮順必且詬子矣公正色曰吾雖被詬不恐毀李
公之行以圖苟容卒不言李公曲直榮順怒以語詬
之公自劾不就館職三十二年遷校理兼 世子侍

講院司書皆辭不就由弼善陞宗簿寺正入司憲府
爲掌令明年三月遷輔德　貞聖王妃徐氏薨充
殯殿都監都廳拜司憲府執義兼南學教授又辭不
就三月　仁元大妃金氏薨又兼都廳遷司僕寺正
七月　山陵工役畢以都廳勞陞通政大夫入承政
院爲同副承旨遷至左承旨三十四年正月由刑曹
參議出牧楊州公以爲楊州民少而軍伍多請蠲其
數　上爲減楊州軍伍二百人移之他郡楊州民頌
公之德其後御史某公某歸自楊州言金某爲牧一
歲而頌聲至今洋溢　上喜曰金某子諒有惠政誠

可嘉也明年五月召拜司諫院大司諫三十六年轉
承政院右承旨明年三月 上幸 崇陵顧公曰
象設咫尺予慕則深乃加公嘉善大夫陞承政院都
承旨遷漢城府右尹刑曹參判兼五衛都總府副總
管十月授京畿觀察使 諭公曰營門甚邇予欲見
卿則朝夕當召見矣居月餘冊 世孫嬪召公還明
年拜禮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二月 世孫行嘉
禮廷中相賀曰 孝宗時 明聖王妃始受命爲
世子嬪乃一百二十二年貞僖公曾孫之家又 賜
冊爲 世孫嬪何其盛也公惶恐益戒子弟無敢爲

驕傲之行復入都承旨改禮曹參判畿輔大饑　命
以公爲安集使公承　命徧行漢東諭父老曰爾民
人分居畿輔男子穫稻女子漚麻四十年休息康樂
是　聖上昫濡之澤也今畿輔無禾無稼爾民人雖
築場圃先種者不見遺種後種者不見餘穟爾父母
兄弟妻子流離四方肆　聖上愍爾元元中夜惻怛
思所以綏懷和輯者乃遣使巡于郡縣曉諭而父老
百姓爾無食將與之粟爾無衣將與之布爾何必違
而閭里棄而墳墓離而親戚襁負爾子而適他郡乎
況　聖上民之父母也去父母又將安歸爾民人各

安其所毋流散漢東父老皆流涕曰漢東赤子孰敢
去父母之懷乎公又諭漢西父老若諭漢東父老者
漢西父老亦流涕曰漢西赤子孰敢去父母之懷乎
由是民人皆安集公遂復　命因條陳便民事宜
上大喜謂大臣曰予以金某爲汎然今聞所陳果能
得安集事宜令而後予信金某矣自此眷遇日益深
稍稍有柄用之意十一月擢守禦使公上疏辭　上
諭曰南漢之事皆付於卿十二月兼同知春秋館事
明年夏入司憲府爲大司憲不就削職明年授兵曹
參判兼同知　經筵事改工曹兼備邊司提調句管

京畿夏復爲守禦使八月遭孝靖公憂四十二年十月服除以戸曹參判復爲備邊司提調管貢市事明年正月復拜守禦使又管濬川事七月兼備邊司有司提調八月移除摠戎使十月進吏曹參判公以謂曾祖兄弟以元舅不敢預政而不肖猥蒙餘烈爲王室肺腑之臣又安敢冒尸銓衡乎卒不就 上顧大臣曰予欲成金某之志遂免公職嗟歎久之其後大臣數擧擬吏曹判書而不果拜自古戚里不預政甚盛事也公明愼不居顯要 上察其志不復授銓衡之職豈不休哉十二月改戸曹參判兼同知成均

館事其明年拜同知敦寧府事以大臣薦陞資憲大
夫入內醫院爲提調判漢城府尹四十五年拜戶曹
判書未幾以事坐削職二月復拜總戎使三月入議
政府爲左參贊四月薦拜兵曹判書兼內醫院提調
坐事罷已而復拜漢城判尹改判兵曹兼知　經筵
事十一月拜御營大將四十六年正月由判尹又爲
內醫院提調進　世孫右副賓客復入戶曹爲判書
兼御營大將公歎曰眇然一身焉能總錢穀甲兵哉
遂力辭改右參贊兼宣惠廳提調七月上疏乞省本
生大夫人於平壤府因　命往視安州城及淸川隄

復拜戶曹判書十月 貞陵碑成以勞陞正憲大夫
遷右賓客明年二月坐事削黜付處忠州月餘 特
釋由知敦寧府事判工曹復爲提調宣惠廳八月又
拜總戎使 思陵碑成以勞陞崇政大夫判義禁府
事兼御營大將四十八年兼知 經筵事復拜總戎
使以疾固辭 上不許七月壬戌卒于家享年五十
一訃聞 上震悼輟朝二日 御製祭文曰三世將
臣爲予柱石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
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 世孫傳 命弘文館
不待狀議諡於是 賜諡曰靖翼金氏世爲清風人

侍中大猷事王氏爲世名家後九世至成均館大司成諱湜以儒學顯 中宗世公爲人方質平直見人之過必盡言無所寛假及旣言其心坦坦不芥滯也篤於人倫事父母能致其愛居兄弟姊妹之間和氣藹然好施與恤人之窮雖千金不少顧惜也事 上恭謹嘗進對公卿上殿論利害左右迭陳以求其自盡其辭獨公俯首如無能 上不顧問亦不言從公卿後不敢離席 上以是知公敬愼也 世孫私覿陳前世嘉言善政至卿大夫賢不肖輒絶口無所言也初娶宜寧南氏繕工監監役直寛之女 贈貞敬

夫人生子一人曰基大弘文應教繼娶南陽洪氏三
登縣令尚彥之女貞敬夫人生女一人郎 世孫嬪
側出子基種應教生子一人女三人幼以今年九月
丙辰葬公楊州南氏祔公立 朝二十三年能謹身
受 上之知超上卿提三將符列於貳公然日夜恒
自畏約恐不得遠於權勢故雖在放逐之中 寵命
尚且不衰與 王室偕饗安樂以天年終於祿位豈
詩所謂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者邪銘曰
金氏有德受天之祜 顯宗踐阼 明聖維后 后
有令弟曰貞僖公保我 先王克單厥忠恂恂靖翼

世篤謹純旣坦而白又敦以醇公揚于庭不事交游
不求名譽惟智之周 王曰於乎時予信臣乃 命
元孫以迎于 嬪公震且業若隕深淵夙夜祗慎不
居人先曰彼小宰匪臣攸處曰茲司徒匪臣攸據赫
赫犀帶垂之斯球煌煌金鉞杖之斯恐 王嘉其心
而澤孔膴親之近之永爲肺腑君子令終何福之融
博士作銘納于幽宫

通訓大夫晉州牧使晉州鎭兵馬節制使 贈
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忠毅張公
墓誌銘 幷序

神宗皇帝十九年平秀吉致書　王朝請假道西入遼陽明年四月遣其將清正自釜山襲東萊府舳艫聯亘於大海者千里不絶於是　王朝命忠毅張公潤爲晉州牧拒清正於矗石城方是時清正合兵犯晉州公率壯士三百人嬰城守清正乃連二大木上設板屋以放火城中延爇煙焰漲天公臨慰親持牛酒餉戰士士皆感泣殊死戰凡八晝夜戰益力清正兵敗不能支將解圍去公中飛丸而死之然清正兵勢亦大挫終不得渡江而西者公之力也由是　王朝命有司建彰烈祠以饗其靈非特以公能殺身匡

衛 本朝也盖亦以捍蔽 中國使遼陽得不淪陷
也不亦偉乎公木川人也字明父曾祖孝禮咸陽儒
學教授祖自綱舉生員爲順天儒學教授父曰應龔
宣傳官母曰淑人 贈貞夫人光州金氏奉事舜祥
之女也公氣剛身長八尺有勇力舉萬曆十年武科
授鉢浦萬戶忤節度使棄印去屛居田里嘗射獵山
澤之中人有勸公干祿者公謝曰急於仕者必爲人
之所制矣事事安得自由乎名爲榮達而其實與獄
中拘囚無異不願仕也丁外艱服除拜宣傳官入訓
鍊院爲正 昭敬王聞平秀吉將犯 中國 命公

出監泗川縣以禦海口及秀吉兵入釜山任啓英建
義討賊乃移檄請爲副將公即日馳赴軍中號令嚴
肅啓英喜悉以兵事委於公已而進屯長水縣擊錦
山茂朱諸賊公先登出入戰陣矢不虛發賊大敗拔
寨夜遁是時星州爲賊巢穴勢甚急觀察使金誠一
遣使請援公踰嶺與賊再戰皆克之遂赴星州又與
賊戰大破之至城下賊衆大至公手射先鋒二賊賊
大驚遂入城中公追之射殺四人約諸將合力攻城
諸將違約終不至公大恚帥所部兵獨當賊自朝至
夕戰不止所騎馬仆乃步鬪奮臂大呼賊披靡無不

立斃尸積如山不踰日星州始復遂追賊至扶桑嶺又斬首四百餘級因移兵擊開寧賊斬二百級奪國人男女老幼四百口開寧又復公自是威震四方任啓英金誠一皆服其勇明年夏晋州受圍守城將或欲避去公聞之慨然發憤往見湖南倡義使金文烈公千鎰言晋州二南咽喉 國家保障實在晋州分城而守烏可已乎千鎰曰子言是也晋州密邇於湖南實爲唇齒無晋州則無湖南矣約束既定公疾馳六月丁未入晋州於是忠淸節度使黃武愍公進引兵七百慶尙右道節度使崔忠毅公慶會引兵五百

復讎將高孝烈公從厚引兵四百亦來會衆推武愍
爲大將公爲其副本州牧使徐禮元臨陣涕泣不知
所措千鎰怒將斬而止乃以公爲巡城將攝州事聞
于　朝公由是拜本州牧城中懽聳勇氣百倍賊初
出二百餘騎出没於東北山山上明日又出五百騎登
北山列陣耀兵已而大衆又繼至分爲二隊一隊陣
于山阿一隊陣于路衢公交戰射中其酋三十餘人
賊驚懼斂兵而退夕復進大戰良久至二更然後始
退三更復進終夜戰昧爽乃退公以爲城南矗石地
最險賊不可犯惟西北可以鑿濠輒浚渠而爲之潰

衛水其中賊鑿濠以決其水及旣乾負土塡之爲大路明日清正三戰三退夜未半四戰四退遂大呼聲震天地公乃令弓弩之士亂射之死者甚多後二日賊數萬人至東門外築土室俯視城中送丸如雨公乃與金海府使李宗仁各率精銳隨賊所薄以取勝清正日夜添精兵圍城三匝公每戰以死自誓故城中倚以爲重必稱之曰張將軍清正伐木作大櫃以牛馬皮裹其上各自負戴以攻城公令將士下大石而搗之賊乃退會天大雨弓矢解不可復戰清正爲書投城中曰 大明兵今已來降汝將士敢守一城

而欲拒百萬之師乎城中以書答之曰一國忠義之士嬰城而固守者一以爲 大明天子一以爲 本朝主上唯知戰死而已矣況 天子命大將軍李如松率三十萬 明甲之卒剹爾軍無遺類者乎賊大怒乃築五阜於城門之外結竹爲棚以臨之城中雞犬皆可數也已而又作四輪車令數十人被金甲韋車而進以鐵錐鑿城四面城中人束火灌油而投之賊皆燒死夜淸正潛師鑿城城又頽因薄其下城中人竟日酣戰賊死者不知其數武愍公臨視戰地有一賊潛伏城下仰擲飛丸中左額城中震懼徐禮元

代武愍公爲巡城將脫笠遁自都元帥金命元以下諸將赴晉州而援者相望也皆不敢戰獨公慷慨代禮元矢殄力拒爲飛丸所中而卒二十九日壬子也公享年四十有二及旣卒城隨以陷賊分路將向湖南有爲淸正謀者曰攻城十日精銳盡挫不可以得志 中國莫如休兵淸正然之遂回軍 昭敬王還都冊宣武原從功臣 贈兵曹參判遣官致祭公諸孤以公遺衣葬順天雙巖之原配貞夫人宜寧南氏祔有子四人女一人女適參奉趙晛子曰弘道參奉曰弘廸 贈參判曰弘慶僉知中樞府事曰弘敏通

德郎孫八人曾孫十三人 仁廟二十有七年 命
有司旌公之閭 肅廟十二年 命建祠于順天
賜額曰旌忠四十四年加 贈公兵曹判書兼知義
禁府事今 上三十有七年謚曰忠毅始秀吉移
本朝書明言懸軍將入遼陽則晉州十日城守實爲
中國而禦寇也嗚呼公以一晉州能捍天下於遼海
千里之外者亦豈非萬曆之忠臣邪銘曰
烈烈張公 王之虎臣弋彼山澤聊以全身島夷假
道謀犯 天子連兵滄海旌帆千里公時建義遂屯
長谿旣掃錦陽又平茂西棄馬步鬪尸積于原星山

獻捷開陰赳援矗石巖巖大江環之公作州牧以輯
以綏城圍十日流矢如雨投書軍中敢肆其怒公言
提督方率　王師奮擊爾類殘滅無遺賊猶不信侮
我滋甚乃築五阜以臨天塹金甲擁前四輪之車公
灌膏油乃焚其輿火烈風猛百蠻咸燼陟于元戎躬
蹈白刃膚功未奏啓明先隕精忠之氣百世不泯有
赫哀　贈而又立廟博士作銘用昭厥曜

通訓大夫忠州牧使忠州鎭兵馬節制使　贈
資憲大夫兵曹判書洪平君李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宗張字文卿洪州人開國功臣文簡公諱舒五

世孫也曾祖諱承祖公州牧使祖諱義從彌串鎭僉節制使　贈司憲府執義考諱漢承遠鎭僉節制使　贈戶曹參議妣　贈淑夫人某縣徐氏某官諱某之女也公幼卓犖與羣兒築土爲壇坐其上而受軍禮以三尺白布爲旗指揮號令僉使公聞而語人曰此兒終必有可觀及稍長勇力絶倫每以西北爲深憂慨然有四方之志遂中武科爲宣傳官旣八年登重試陞訓鍊院判官入都摠府爲都事時金人數爲邊患公承　命守碧潼郡郡接金地故老言有皇帝塚公俯仰悲憤慷慨繼之以泣居久之移熙川郡已而

遷拜都摠府經歷又出爲黃州牧使未幾倭寇犯嶺南朝野震駭公特除忠州牧使兼助防將借都元帥申公砬受 命南下及將行李公恒福勉公曰元帥陛辭帽落地兆甚不祥今之倚重者唯公也及至忠州都元帥陳於達川公力爭以謂南方巨鎭不能扼其險阻者無他失我之長技故也兵法曰先據北山者當取勝爲今之計必先據鳥嶺然後可以制其勝也元帥不聽公與長子力戰歿萬曆二十年壬辰四月二十八日也以遺衣葬于延安麗坪之原配 贈貞夫人宋氏祔後 贈公資憲大夫兵曹判書旌其

閭又以子洪陽君勲加　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洪平君公生子二人長曰希立宣傳官從公戰歿而無後次曰希建封洪陽君戰死于安州雲巖亦無子
朝廷命取從祖兄愼之子尚典主其祀遂除　康陵參奉而不仕有四子曰克栽益栽雨栽雲栽皆早沒而雲栽　贈承政院左承旨克栽子⿰山堂副司果⿰山堂子復命益栽子峒亦早歿子昂命雨栽子岷岷子錫命雲栽子岋平山府使　贈兵曹參判岋子聃命司憲府監察內外子孫若干人夫君臣父子之倫民彝之大者也公以家則孝聞於　朝以國則父子歿於忠

贈官旌閭余於是乎特就公平生大節而揄揚之俾不朽於千載之下其銘曰

景源聞之五國城有宋二陵此宋人與金爲讎亘萬世而不可忘者也噫李公未嘗立宋之庭食宋之祿而望見宋之二陵不勝悲憤何哉昔周豐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故韓文公亦云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盖人臣忠義之心出於天性雖異代帝王之墓亦爲之泫然泣下况李公身値亂世惡可不死於大節邪

嘉善大夫吉城君權公墓誌銘 幷序

上之十有二年七月庚子吉城君權公卒 上遣禮
曹佐郎曹允周 賜弔祭賻䘏其家九月丙午葬于
開城府鉢松之原權氏之先安東人文忠公近以儒
學顯 高皇帝世至安襄公攀事 惠莊有大功封
花山君其子孫世有聞人 昭敬之時貞翼公徵仕
至兵曹判書於公爲高叔祖公諱宬字樂善以安襄
公之世令 上十年紹封爲吉城君公旣貴 贈公
皇考義盈庫奉事揆爲吏曹參判追封永恩君皇祖
刑曹正郎俒爲吏曹參判追封花原君曾祖青丹道
察訪恬 贈司憲府執義公少高介雖往往應有司

擧而亦不肯貶下其志以趣時好故常黜於有司
肅廟十年金文簡公昌協主試春官公始一擧其後
又無頁有司卒不得志卽棄去卧廣州靑溪山下以
一布衣老於家而意氣落落挺立不少屈初宰相趙
公文命秉國政公嘗感憤與人言曰文命阿諛容悅
以誤人國此姦臣也狗鼠罵旁若無人坐客錯愕引
去士大夫皆爲公懼而公不卹也公初補　濬源殿
參奉改　寧陵遷至尚瑞院副直長奮武冊功以功
臣之後侍　上盟進通政大夫僉知中樞府事兼五
衛將以大耋擢嘉善大夫授同知中樞府事遂以紹

封祿之終身久之以疾卒于家享年八十三公居家
言笑陽陽不見標飾子諒愛物見人之窮嗟憐涕洟
雖服用之切於身者不忍無施旣施則終日怡然若
有得者性好學未嘗一日輟書不視喜爲詩工於筆
札配曰貞夫人李氏吏曹正郞必亨之曾孫與公同
年生有子三人曰暹通德郞曰選參奉曰逴女三人
長歸李潤次歸申鑑次景源母貞夫人也通德無子
以選第四子僉爲後先府君諱某　贈吏曹判書景
源登第今吏曹參判大提學銘曰
權世古昌顯自文忠至于安襄實有膚功乃受君爵

子孫承之公尸厥祉鮐背怡怡寬與裕與無有憂責
作此銘辭以識幽石

花齋沈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澈字季涵沈氏世出青松府侍中德符事王氏
爲青城伯以功德顯名當世青城伯生安孝公溫安
孝公與其子澮玄孫連源仍三世爲領議政連源生
鋼 明廟時以 王妃父進領敦寧府事謚曰翼孝
鋼生義謙世所謂青陽君也 宣廟時號爲賢臣義
謙有弟曰悌謙全州判官 贈承政院左承旨公悌
謙五世孫也高大父諱愉進士曾大父諱廷直陽智

縣監大父諱柱通德郎父諱元浚和順縣監母淑人坡平尹氏琇之女也公少靜重喜養花植于盆中手自注水以培之雖被疾病未嘗廢也方是時才俊之士靡不踔厲就功名而公退然無所求獨養奇花以自適金文敬公榦知公之賢嘗語人曰沈君非小器也居未幾文敬卒公困窮年五十餘猶不仕會朝廷選名家子試部官公入西部爲參奉惟治花事怡然也初景源爲翰林也乞公一花公笑曰吾花豈可入禁中邪終不許已而寢疾以辛酉十二月初八日卒享年六十一方其卒時見花衰謂其家人曰吾

將與花俱終矣及旣卒景源稱公曰花齋明年某月
葬楊州德水之原公初娶淸風金氏同知中樞府事
混之女生一女爲景源妻再娶順天朴氏壽冉之女
生子一人曰亮賢義禁府都事女一人嫁李寅白公
爲人敏達使其材爲世所用則政事之可紀者豈獨
花哉悲夫銘曰

公所好人所不好與人異故近於道

通訓大夫行瑞興縣監黃州鎭管兵馬節制都
尉元公墓誌銘 幷序

元子承旣亡之二月其兄子子靜泣而請曰吾弟子承

將以某月某日葬于廣州沙村之原子承喜執事之文今其亡矣得執事之文永垂于不泯則無憾矣嗟乎余文不足以垂於後世然賢士不得其位而又無年者余不忍不與之銘况子承見余之文而心喜之今其葬也其兄以銘屬於余者所以慰子承之心於地下也然則烏可不銘邪余少與子靜先君忠文公遊時子承立公之側年十二精神射人余固喜公之有才子也夜置酒公爲余言曰吾將求退吾二子必能繼吾而立於　朝獨此兒可以爲文也後十四年公致仕子承亦無榮進意閑居力學喜爲文知名當

世初擧進士補義禁府都事移奉事入翊衛司爲侍直遷掌樂院平市署主簿改忠勳府都事已而由戶曹正郎出監瑞興縣子承謹潔善談論風流蕭散所與遊者皆一時賢俊之士往往被酒言天下事物是非聞者未嘗不心醉也在瑞興未踰二歲以今年正月十一日卒于官享年四十子承以忠文公季子爲通德郎諱景祚後祖諱命一漢城府參軍曾祖諱夢翼某縣縣監　贈吏曹判書忠文公諱景夏兼吏曹判書奉朝賀自公致仕後十年余在館閣聞子承能文有名請相見子承謝曰我布衣也其可造太學士

門邪終不相見嗚呼豈非其介哉子承諱繼孫原州人也娶南陽洪氏忠州牧使晋猷之女有子二人長曰在長次曰在亭子承平生所爲文敏妙瞻蕩尤工於詩能陶寫古今名家之所未道者惜乎材志之無所就也銘曰

光之沉兮以遠於熒氣之泯兮以避於馨無矜無牽無干以自寧惟蘊其文以歸於冥冥

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李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輿宗字聖衍 獻陵別子靖孝公補之後也光海君時有直臣曰鄉雲以司諫院獻納坐論賊臣李

爾瞻放黜田里 仁祖卽位下教曰直臣今已亡矣
惜乎未及用之因特 贈禮曹參判公於參判爲
六世孫其曾祖曰萬基通德郞祖曰泰齡以經術聞
擧進士不幸早死父曰顯陽通德郞有至行號爲孝
子母曰南陽洪氏正郞禹儞之女觀察使命元之玄
孫公生八歲能學禮居父母憂盡孝道 英廟二十
三年擧進士未踰五年中乙科補承文院副正字出
爲金泉道察訪三十一年入藝文館爲檢閱陞待教
公建言國制諸道置兼史具載灾祥送史館以備記
述而近者此法陵夷非 國家所以置兼史官之意

也乞 命諸道錄星日雲氣灾祥及風俗厚薄善惡每四時季月之終上史館俾無闕遺然後有補於國史矣 上嘉納居三年陞成均館典籍改禮曹佐郞十月始入司諫院爲正言明年五月由司憲府持平復爲正言出爲平安道都事不就三十五年入吏曹爲正郞三月遷 世子侍講院文學改吏曹正郞十一月遷爲 世孫左賛讀明年出監江東縣會仍舊官不果行陞 世子侍講院弼善坐事罷叙拜司諫院獻納六月遷掌樂院正復拜獻納當是時戚里大臣執 國命戸曹判書金相福吏曹參判趙明鼎爲

之羽翼士大夫無不側目公憤曰吾不能刼此二人則何以立於世乎乃具疏論斥二人大臣怒上劄訟之於是 英廟乃下教慰諭大臣然大臣慭公不已明年夏公出監泰川縣未踰三月坐事罷又明年入司諫院爲司諫四十年夏六月出守靈光郡會大饑公出廩米以賑民郡民轉粟法聖倉海道險遠不可漕公建議欲就羣山立漕倉未幾罷去不果成擧重試陞通政大夫坐漕船誤載花牌流蝟島居歲餘釋還京師後三年起兵曹叅議復入承政院爲同副承旨未幾免入司諫院爲大司諫明年五月又出爲江

界府使府有蔘戸每歲秋貢蔘戸曹爲守者私其羸餘公以爲江蔘之弊由衡之不能平也乃平其衡無一羸餘蔘戸莫不頌其惠明年罷十月四日卒于家享年五十七初葬富平府佳回之原丁酉八月十五日改葬金浦郡西胎藏之原公娶青松沈氏通德郎鎧之女無子有女二人長適軍資監判官黃昌源次適吏曹佐郎徐昺修銘曰

侃侃李公靖孝之孫蚤珥史筆侍于 端門 王察其莊寘之諫垣不畏外戚而進昌言方征不已胡折其轅瘞此銘辭百世長存

宋士行墓誌銘 幷序

方山先生宋士行既卒之七年其兄晦可與余書曰士行從足下而游者於今二十有六年矣自始冠磨切文章討論經術無藝不講或躋攀名山之巓或盤洄飛泉之澳未嘗不與相先後則士行之所友善者惟足下同學最久今士行墓木已拱烏可無足下之銘哉余執書泫然而泣曰士行余之師友也凡有過惡忠告之惟恐不及余不銘士行之墓則後世孰知士行之有德美也遂爲之序曰士行諱文欽其先恩津人也 恭定王時處士愉以節行聞學者稱雙清

先生後七世有諱浚吉 孝廟元年嘗被徵將爲天下明大義謚曰文正學者稱同春先生於士行爲高大父曾祖諱光栻工曹正郎 贈吏曹參判祖諱炳遠義禁府都事父諱堯佐錦山郡守母曰令人坡平尹氏正郎扶之女也士行少孤能彊學事母孝謹與兄晦可相友愛未嘗異宮而居也晦可疏通喜明理日夜嚴恭以自修四方學者皆尊之士行淸純而靜秀端方而耿介雖在丘壑能守義若將終身文正公李先生縡嘗過櫟泉見士行溫恭有禮爲之歎曰士行其猶圭璋乎 英廟九年擧進士補 長陵參奉

辭不就入翊衛司爲侍直是時賊臣趙泰耇子顯彬
選授洗馬士行耻之義不與賊臣之子爲同僚卽日
棄去未幾復入翊衛司爲衛率泰耇子又在一司又
棄去初景源爲檢閱也見張廷玉所著 明史謂士
行曰昔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周室雖微猶書春王
正月者明大義也夫弘光隆武永曆 三監國正位
南方承十六 先帝之統而廷玉列之諸王是春秋
之義不明也景源欲著陪臣列傳起自崇禎九年訖
于永曆十六年而事未具子其助之士行曰此吾之
志也爲求事實以詒之其後七年景源論次陪臣傳

四十九篇書既成定著條例校讎舛誤士行之功居
多十九年除童蒙教官歲餘罷復爲侍直初左議政
宋寅明欲薦士行爲諮議士行正色曰以旌招之而
虞人猶不敢往文欽之志與虞人何以異哉寅明聞
之不果薦二十三年陞宗簿寺主簿遷刑曹佐郎十
二月出爲文義縣令居三歲以母疾免嘗赴試上林
苑中終日獨坐望西山賦詩爲樂不知其身之在苑
中也二十七年除翊贊已而免去遂退居方山之下
作息交門釋耒臺以棲之時時飲酒清遠池登澹泊
園日暮步出蒹葭谿泝游久之悠然有濠濮間想二

十八年壬申十有二月辛丑卒于方山亭年四十三
明年二月某日葬于公州蔵材之原士行爲學好潛
思達于精微與人交一以莊敬雖有疾不敢少懈及
其乆也人化之黷然遷義而不自知也配恭人青松
沈氏吏曹參判聖希之女也先士行二月而沒有子
二人女四人子長致淵英陽縣監次時淵爲晦可後
女長適參奉金寧次適府使金光默次適黃仁壽次
㓜士行結髮爲文章俯仰磬折有李翺揖讓之態詩
亦幽澹善隸書皆可傳也景源孤陋得士行爲之師
友故尚賴箴規之言不辱名節今士行旣下世矣其

誰與歸悲夫銘曰
方山之岧嶢兮先生之所棲遲潛沼之窈窕兮先生之所燕嬉 天王之大統未絕兮列陪臣使論文之尊 中國而斥戎狄兮與校正於錯辭章天經與地義兮永百世而昭垂浩然歸隱于丘壑兮庶幾俯仰而無忸怩

申成甫墓誌銘幷序

先生諱韶字成甫姓申氏平山人也少好學不赴貢舉與宋子文欽士行相友善名重一世或問先生曰傳不云乎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夫子何故不赴舉乎

先生對曰昔白雲先生許謙以宋遺民不仕於蒙古之世韶非敢爲潔身也自　明室南遷以來　三先帝爲虜所弑此萬世必報之讐也士君子其可仕邪士行喟然而歎曰成甫高節非文欽之所能及也先生閑居喜鼓琴或升高丘或臨幽泉士行從之未嘗不欣然而樂也先生酒酣謂士行曰虜有天下久矣南北都雖不可復吾何忍爲虜陪臣哉由是終身不赴擧然內悲憤嘗與人論天下事太息久之時諸生諷勉大義匡正居多初　肅廟時太學生上書請隮二宋文正公於　顯仁廟庭大宗伯金公鎭圭持重

不許先生歎曰此金公不知二宋之義也夫二宋徵自巖穴爲賓師北伐之志無不同也是二宋於 顯仁王同德之臣也而 廟庭配饗之議或許焉或不許焉何其不思之甚也先生爲人端重簡嚴事父母能盡其孝與人交風流篤厚人雖有可絕之行而沒世不見幾微惟恐我之不能盡道也人有一藝心愛之憂其疾病終日戚戚忠信之心見於面目議政府左參贊文正李公語人曰申氏有此賢子信所謂法家拂士也景源少時被疹疾卧南山下先生憂之市牛黃手自爲膏風戾之爲鴉所呑先生又復市牛黃

再爲之膏而饋之客謂先生曰朋友寢疾自劑藥而饋之不亦過乎先生曰朋友之倫與夫婦兄弟之倫未嘗異也吾惟知盡吾之倫而已矣先生曾祖諱命圭弘文館校理有直節 贈左贊成祖諱鐔吏曹參議 贈吏曹參判父諱思建江華府留守兼鎭撫使先生娶豐山洪氏參判重疇之女生子五人曰光蘊咸興府判官曰光直參奉餘皆幼先生疾篤自悲其無聞而歿李元靈字謂先生曰成甫窮而不忘天下以中國夷狄之辨而定出處之義有終身之孝而行不愧於屋漏子誠近道豈可謂無聞而歿乎朋友之

道於五倫爲其終始而惟子篤於斯義雖家世光耀爀奕而矢心餓死不悔非有眞誠何能處天下之屯哉此元靈之知先生者盖深矣先生以英廟三十一年乙亥二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一於其年四月丁未葬于某州某山之原方南漢下城之初士大夫遁於山澤而不肯仕及毅宗皇帝棄羣臣而天下大統遂絶自王朝公卿以下稍稍從政而不知耻獨先生以一布衣爲皇朝能引大義不赴擧可謂賢矣景源始在安邊府哭先生旣著哀辭以遺其孤又爲之銘而納于墓其銘曰

明亡百年而有遺士深衣不改允矣君子誰其似之

白雲許氏

東谿趙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龜命字錫汝姓趙氏一字寶汝豐壤人也曾祖諱珩官至禮曹判書謚曰忠貞祖諱相愚官至議政府右議政謚曰孝憲父諱泰壽官至司䆃寺僉正公幼讀書自知文義十三歲對策禮曹落筆立就三千言諸生堵立皆嘖舌曰眞瑞物也 肅廟三十七年擧生員 景廟踐位 英廟冊爲 王世弟明年入學諸生推公爲將命盖極選也補 永禧殿參奉不

就　英廟二年赴增廣文科會試主考官鄭公亨益見公對策立黜之參考官尹公心衡固爭曰此必文章之士也宜置之會試第一鄭公不聽公由是不赴貢舉十一年由童蒙教官陞司畜署別提遷工曹佐郎出爲泰仁縣監辭不赴其後又出爲開寧縣監又不赴前後三入翊衛司爲侍直翊衛或就焉或不就焉公多病十年閉門不與賓客相往還有時獨入北山中聽泉久之童子曰日將夕矣公不應入山愈深竟夕不返觀者以爲異人也公好文章慕莊子而學之玄悟居多遂參諸老佛之言於天下事若無所累

其心者然爲人溫厚和平篤於人倫事嫂如母終其身不肯異居曰吾幼而養於父母壯而養於丘嫂老而養於從子可也儒者或曰子不溺老佛之道則豈不爲醇儒邪公笑曰吾亦知作聖有術而區區文字之好顧難忘也公容貌淸瑩如玉與人言體不勝衣而默默若不能語然叩其中則浩浩有不可窮者四十年雖在城市而一室瀟灑幽靚類山澤隱居之士也其爲文章敏妙遒宕有蘇文忠公之氣而議論必自己出未嘗與古人之言相襲也公嘗論三淵金文康公昌翕之文曰以煒煒之語裝深眇之理其排布

之勢如重岡疊嶂節節開帳其探索之力如穴山採
礦沒河斬蛟毋論其正偏高下有足以一洗三韓之
陋而髣髴中州者惟三淵一人而已嗚呼公之所以
賛三淵者迺所以自道也歟十三年丁巳九月二十
七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五某月某日葬廣州
淸溪之原配某郡李氏無子以從祖兄顯命子載履
爲後庶子一人曰載種新昌縣監公旣卒之五年景
源嘗登淸谿山弔公之墓後十二年景源出爲慶州
尹爲刻文集傳於世者知公最深而沒齒不能忘也
銘曰

於戲處士事嫂如母至行動天孰謂處士妙悟逃禪奕奕文辭百世之傳博士作銘以章其賢

李元靈墓誌銘 并序

君諱麟祥字元靈姓李氏議政府領議政文貞公諱敬輿之玄孫也文貞公爲 明先帝守大義嘗自傷曰亡國大夫不死苟耳君少讀文貞公書爲之歎曰弘光吾 先帝也隆武永曆亦吾 先帝也 明雖已亡吾豈忘吾祖之讐哉乃與恩津宋士行平山申成甫二子者遊二子者又好大義嘗被酒悲謌慷慨賓客莫不憐其志也君平居傲世獨立縱觀山水爲

文章以泄其憤見士大夫有過惡往往譏罵旁若無
人士大夫皆不悅也君自曾祖諱敏啓祖諱需命考
諱挺之三世不顯然二子者與之遊世以是謗言甚
多而二子者友善如故也成甫嘗夜携醪酒飲于洪
氏清遠觀君亦欣然而從之夜將半成甫操琴彈商
聲君愀然仰天而歎曰　明吾父母之國也今天下
左衽久矣吾不能復父母之讐雖苟生何所樂哉因
與成甫升松壇吹洞簫終夜煩冤不能寐也成甫嘗
謂士行曰元靈古之奇士謗言雖多何足病哉　英
廟十有一年君擧進士補北部參奉遷爲奉事典獄

署由司宰監直長陞拜通禮院引儀改內資寺主簿
出爲沙斤道察訪二十六年監陰竹縣能奉法不撓
權貴居三年忤觀察使棄官去丹陽郡多名山水君
挐舟自玉筍峰從士行入芙蓉城築精舍於龜潭之
陽名其樓曰多白雲將携妻子而歸隱焉未幾而沒
庚辰某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一君爲人剛介寡
合不肯媚世爲進取與人言莊毅峭直有法守人皆
敬服也所爲文俯仰惻怛有弘光遺士之風又嘗作
桃花扇識曰　明室之亡非亡於建虜實亡于寧南
伯左良玉之手嗚呼良玉不叛則　明室終能不亡

邪二子者覽君之識未嘗不泫然而泣也君初葬安
山郡菱吉之原後二年辛巳十月十八日改葬同岡
娶張氏文忠公諱維之玄孫生四男一女男長曰英
淵次曰英章次曰英夏次幼女適白東佑君少好藝
善篆籒喜畫山水又能爲古之歌詩皆今世之所未
有也嘗自號曰凌壺子有詩文遺集四卷行於時銘
曰

聲於詩爲逸畫於篆爲神趣於畫爲邃言於理爲馴
匪直也藝惟義之循

江漢集卷之十七

江漢集卷之十八目錄

墓誌銘

贈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李公墓誌銘并序

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洪君墓誌銘并序

菊塘鄭君墓誌銘并序

貞敬夫人宋氏墓誌銘并序

贈淑人李氏墓誌銘并序

贈淑夫人金氏墓誌銘并序

孺人朴氏墓誌銘并序

貞夫人鄭氏墓誌銘并序

恭人宋氏墓誌銘并序

江漢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文貞李公墓誌銘 并序

顯廟即位文正公恩津宋先生時烈乞骸骨歸弘文館校理兼 經筵侍讀官文貞李公上疏言時烈百世之師也始 先王在潛邸時時烈爲傅及踐阼命忠淸道觀察使以安車就家迎之旣入見輒屛左右

論伐清事　下教曰今者之事惟患其不能爲而不患其不能成也使皇天假之十年則寡人終當出師卿宜與同志之士密謀之曾未四月而　先王奄棄羣臣時烈乞退然昔者諸葛武侯有北征中原之志故昭烈雖已崩殂而不敢去也今　殿下如能盡誠勉留時烈則時烈旣許　先王以驅馳又何敢去也顯廟乃留文正公居久之許積用事尹善道詆文正公　顯廟怒安置善道三水府洪宇遠上書訟之會李公爲弘文館副修撰乃盛言善道宇遠搆爲蜚語熒惑　聰聽將有以中傷時烈苟不抵法則臣恐儒

林之禍自此始也未幾禍作流文正公于巨濟府李公坐竄陽德縣其後十年文正公安置濟州竟賜死李公又竄長興府遂不起矣嗚呼 先王棄羣臣中原不可恢復也決矣然文正公爲天下明大義被讒而死士大夫尊文正公而師事者以百數獨李公與文正公偕得罪死於南方豈不賢哉方宇遠論救善道而陷害文正公也使李公不出一言則豈投關海西南千里之外哉然李公知其必死而乃能爲文正公直其屈可謂勇矣李公諱翊字季羽牛峰人也孝廟三年舉進士八年及第選入 世子侍講院爲

說書遷拜司書十年春入司諫院爲正言論大臣被
酒失儀 上教曰殿上一鷄今復見之於是小人朴
承健論啓劾免文貞公閔維重上疏言李某剛直當
殿下求言之時以諫臣首上封事能言羣臣之所不
敢言者而承健狙擊李某杜絶言路臣竊痛之文簡
公洪命夏亦上疏言李某劾一大臣而承健乃敢詆
之誠可謂臺閣之羞也 上大悟曰李某事言之愧
甚不知所以爲喻也故事都堂選文學材賢之士侍
讀 經筵而吏曹執筆郎官又別選新錄二員以自
代號吏曹録公以清名與録中初拜修撰弘文館遷

副校理由副校理充忠淸左道暗行御史 顯廟元年進吏曹正郞充御史監賑慶尙原襄二道自慶州入昌原府嶺南之民遮道泣曰非李公我何飽食自原州入江陵府關東之民遮道泣曰非李公我必飢死旣復命又入吏曹爲正郞明年出監通津縣司憲府執義吳公斗寅掌令宋公時哲言於朝曰李某豈宜去於 王側邪袞職有闕仲山甫可以補之故詩曰王躬是保此之謂也今李某出刺通津則 王躬誰可保乎乃啓言李某正直自侍講 經筵以後補益居多不當出外 上然之立授校理方是時李公

兄弟好廷爭被服儒術有賢行名重當世諮議翊以
遺逸進爲吏曹參判檢閱翺以材猷進爲議政府左
議政公以名節治身淸嚴而見義能自勇往躡陷穽
無所回避也閑居好學擕心經從文正公質問之雖
疾病終日講論不厭丁父憂以至孝聞及服除入司
諫院爲司諫嶺南諸生柳世哲上書折毁文正公工
曹正郎金壽弘作辨長文數百言譏文正公與善道
宇遠之言未嘗異也公上疏曰時烈道德淵源誠可
以上繼文公也自　先王時事之以師傅之禮　下
教曰予將與卿明天理正人心何其盛也不幸　先

王業羣臣功業未就而小人相繼流言中傷時烈願
殿下無信讒說　顯廟嘉納八年擢承政院同副承
旨轉司諫院大司諫參議吏曹出爲原襄觀察使初
忠肅公金佐明葬其父母用隧道公以謂古者天子
有隧道諸侯以下有羨道故周官曰及窆以度爲丘
隧隧者上有覆土也魯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請隧
不許然則人臣無隧道也今佐明葬其父母用隧道
是僭禮也乃建言請令佐明改葬之言雖不行文正
公常稱其直時儒林諸公亦言佐明可抵罪於是佐
明心怨之遂惡儒林居無何許積之黨列於　王朝

而姦人投書江都文正公初流德源徙長鬐公亦坐竄矣其在陽德終日繙書足未嘗踐於戶外陽德人至今稱公之有學守也明年積誅公召拜同副承旨擢司憲府大司憲弘文館副提學出爲慶尙觀察使居數月擢判刑曹已而拜吏曹判書初韓泰東吳道一與新進不靖之士詆文正公坐斥於外故　朝廷名卿大夫攻文正公以附於泰東道一者不可勝數惟領議政文忠公金壽恒左議政文忠公閔鼎重宗文正公爲之羽翼由是廷中始分裂爲老少矣公秉銓衡甄別賢邪而汪擬之凡泰東道一之徒卒不內

遷尹世喜誣以朋黨 上大怒命削仕版公上疏乞
解銓衡終不許遂歸田里然 恩遇猶不少衰由吏
曹改判禮曹遷拜爲兵曹判書閔公鼎重爲 上言
李某泥韓泰東吳道一而不內遷者非敢爲朋黨之
論也泰東道一詆時烈而不止眞小人也易之象曰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柅也者將以止車取諸金者爲
其剛也今 殿下始貶泰東道一者絶柔道也有如
吏曹內遷之安在其繫金柅也今世喜敢爲二人斥
李某如彼其深亦可謂無忌憚也臣以謂宜召李某
授國政以正朝廷 上稱善爲降別諭敦召之公終

不赴出爲江華府留守兼鎭撫使遷拜京畿觀察使
復入吏曹爲判書固辭不就又出爲廣州留守兼守
禦使積旣誅其黨閔黯繼用事殺文正公因以爲宋
氏賓客皆可芟於是公竄長興府以明年庚午九月
二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二初葬水原府某里之原
後五年甲戌追復官爵遣使者　賜祭于家　贈崇
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
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又三年丙子某月某
日改葬龍仁縣獐項之原今　上卽位謚文貞勤學
好問曰文淸白自守曰貞公爲人端信剛介有高節

至死不變與人言溫柔惻怛聞者爲之感動也及其辨論天下事是非曲直與古今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凜然有不可犯者然平居容貌疎爽無毫毛忿懥之氣四年居銓而門外無一車轍人不知其爲宰相也少治文公小學書嘗謂學者成就德行在於此書不可以不講明也每公退讀之不輟爲文辭操筆立草在館職學士甚衆而劄子不得公藁不敢出也自號農齋筆亦遒麗有雅致李氏之先出於侍中諱公靖王氏時封三州伯五世祖諱承健戶曹參判 贈禮曹判書曾祖諱之信弘文館副提學 贈吏曹判書

祖諱劼　贈議政府左贊成父諱有謙師事沙溪金
先生以質行聞　仁廟即位舉巖穴有道之士起布
衣至二千石卒官戶曹參議　贈議政府領議政母
淑夫人　贈貞敬夫人坡平尹氏處士弘裕之女也
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初娶羅州朴氏某府府使淳之
女再娶完山李氏繕工監監役宇㮾之女三娶青松
沈氏某府府使之淹之女皆無子其尸祀者側室男
晩達也晩達之男曰縮進士奉事縮之男曰濟仁曰
濟義濟仁之男曰杓曰果果出爲濟義之後今縣監
初公在長興時其兄孫陶菴先生纔十歲嘗致書問

公起居公手筆勉以德美辭甚切其後兄孫益力學
爲世儒宗嗚呼公其知人矣今縣監請銘于墓銘曰
孝廟英武有志中原整我師旅將入薊門孰侍帷
幄文貞李公朝夕訏謨駿義是崇維時文正徵自畎
畝爲 王師傅不離左右豈知一夕 王棄羣臣至
于 顯廟流言遽陳文正跼蹐乞賜歸休文貞皐皐
泣請勉留讒口滋多亂我 王朝維尹及洪相繼囂
囂文貞抗疏以訟其冤赫赫冢宰匪位不尊再被放
斥乃投海上死于煙瘴其耀萬丈凡士之死鮮同大
賢烈烈文貞守道也堅捍彼狂瀾以從文正納詩幽

宮百世其敬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春秋館事徐

公墓誌銘 幷序

英宗三十年十月丁卯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
同知春秋館事徐公卒于家訃 聞震悼 命有司
賻恤甚厚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于抱川縣石門之
原初 景廟有疾無嗣故相金忠獻公昌集李忠愍
公健命與諸大臣請建儲於是 景廟冊 英宗爲
王世弟于時賊臣金一鏡陰結宦者朴尚儉文有道
及宮女石烈必貞謀危 世弟乃矯旨閉清暉門斷

世弟問寢之路掖庭人日夜皇皇公憂憤往見國舅從容言曰賊臣陰結中貴人擅柄用事二三百年 宗廟社稷朝夕將亡公方爲肺腑之臣何不調護我王世弟乎言甚慷慨國舅爲之感動流涕誓死以許之由是賊臣不得逞射 天之計而 英宗卒承大統公與有功焉其事秘人無知者未幾虎龍起誣獄先殺定 策諸大臣又收忠賢盡戮之 貞聖王后兄子德修遂被考問獄既成廷中震駭人莫不爲公憂之公遂盡室歸抱川深山之中躬耕養老與世隔絶若將終身當路者往往除官以覘其志公聞

命卽日就之不見形跡故能免不測之禍世稱其智
英宗卽位公以屬籍最近 椒掖深存謹畏凡戚里
事雖故常一不蹈焉時或掖隸致賜賚訊起居則未
嘗不屛營踧踖靡所措躬嘗上書曰臣之仲父自戚
聯 王室以後杜門自守及旣卒穉孫罹禍特蒙
異渥寬枉畢伸待之以肺腑之親又使臣濫居華顯
一門榮寵可謂至矣自古后妃之家鮮克有終皆由
於貪戀恩寵誠使臣揚揚名塗亦不歉於抑損之
聖德乎 英宗優批終不許是時執政閔文忠公鎭
遠李文簡公宜顯相與語曰 肅宗之世苟不得金

文忠公錫胄授之兵柄則何以衛翼 王室乎今戚里中某最良宜爲 國家擢之以列卿之位授之以本兵之柄如金文忠公故事可也公正色謂執政曰朝廷若謂一能有可取者則抱關亦有榮矣苟或以外戚之臣擧而爲六卿之長則實有循墻之志雖滅死必不就也故終身固守其志終不可奪豈不賢哉

公諱命九字虞卿大丘府達城人也 昭敬王時忠肅公諱瀞位至判中樞府事號爲賢臣歷四世至孝僖公諱宗悌以 貞聖王后父 贈皇考司評諱文道議政府領議政皇祖僉正諱亨履議政府左贊成

皇曾祖典籤諱景需吏曹判書而孝僖公有弟曰宗愼是公之考也官繕工監監役有高行不就用公貴贈吏曹參判妣貞夫人金氏通德郎會英之女平安道觀察使汝鈺曾孫也公幼而聰銳聞他人所讀之書輒口誦不錯一字與其夫人李氏約曰十年吾不成名當携君偕入山中不令世人知有我也至肅宗四十三年丁酉擢明經丙科及第入承文院爲正字出爲察訪省峴道　景宗元年攝起居注侍　親政陞成均館典籍遷禮兵二曹佐郎明年出爲忠淸道都事居一年自兵曹佐郎出爲江原道都事明年

又入兵曹爲正郎 英宗元年選拜 世子侍講院
司書陞弼善移司諫院獻納八月入司憲府爲執義
初李光佐秉國以南九萬配 肅宗享於 廟庭公
上疏言九萬得罪名義不可配 先王廟庭又言
先王祀 神宗於天子之壇復 文母於 王妃之
位明儒門師生大義於天下萬世而 實錄尚未撰
述無以揚 先王之烈乞命史臣專心而編摩之末
又言時政四事 英宗嘉納由司諫執義輔德陞拜
宗簿寺正丙午丁外艱明年選入弘文館戊申清州
兵變以司諫奔問于 朝言事者坐論逆臣柳鳳輝

至削爵黜公上疏力救言事者仍劾承旨不繳還者
英宗宣旨切責之還下其疏不賜批復拜司諫時景
源伯父忠烈公諱璿觀察嶺南甫平逆亂而暴卒
上震驚特命公爲慶尚道都事會公季父守醴泉以
嫌未赴由輔德移副修撰辭不拜出守杆城居三年
內移修撰又固辭以副應教差　長陵遷奉都廳陞
通政階拜承旨壬子丁內艱服闋爲成川府使薦拜
全光道觀察使會大饑流民襁公爲去留公旣至移
文州縣諭令安堵巡審田野諮詢民隱條陳賙賑事
宜甚詳悉　英宗出示羣臣曰予習知徐命九處事

詳明今狀辭能得其宜甚可喜也十一月持平鄭玉
誣劾之大臣以公有美政言於 朝曰遞之可惜
英宗曰豈可使自引其嫌而曠觀察之職乎竟遞之
自兵曹參議入承政院爲左副承旨未幾以戶曹參
議出爲谷山府使是時關西有盜警大臣言谷當間
路宜遣武臣以禦之 英宗曰徐命九足以治盜不
必改也以大司諫召還擢開城府留守歸拜漢城府
右尹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差冬至謝
恩副使爲戶曹參判 朝廷以藩翰重於使价改黃
海觀察使公旣至明考課戢貪猾以海州民病修籍

供費乃出廩錢七百兩米五百斛以除其弊黃州女子年十七刺殺男子詣獄請死公義之具獄上聞引行露詩傳之生議 英宗從之又明年自海西歸差備邊司提調九月特拜承政院都承旨兼承文院提調出爲京畿觀察使秩滿拜漢城府左右尹兼同知春秋館義禁府事繕工監提調改司憲府大司憲與弘文館司諫院啓請追奪李光佐趙泰億二人官爵因以爲逆惡之源自一鏡虎龍以來至鳳輝光佐泰億其黨已繁其根已固而三司討之不嚴臣竊痛之 英宗下敎削公職久之叙拜漢城府左尹兼備

邊司提調明年除兵曹參判兼歸厚署提調十二月
以 元孫安胎使如榮川郡 賜虎皮明年 漢城
府左尹拜大司憲不就已而差 孝純賢嬪墓所都
監提調明年冬復拜全羅觀察使全州舊有飛飛亭
世稱勝地宋文正公嘗過全州書其額而記于壁其
後土豪毁其亭以爲丘墓公恚之乃移其冢復其亭
訪文正公所書扁記以懸之觀者拭目扶安縣格浦
之上行宮頹毁不足爲江都外援公慨然亟謀修攺
以復舊制御史韓光會洪梓以公爲政勤勵多所施
措如輕車之馳熟路褒奏之公雖已病猶治文簿不

少懈老吏出而語人曰觀察雖病目光射人如燭肺腑吾屬不敢欺也公素有知人之鑑一見逆臣李夏徵已知其非吉人也及夏徵爲羅州牧與逆孽尹志交通公惡之因事貶黜然夏徵治民有譽一朝貶黜人皆訝之後夏徵伏誅始服公先見之明使夏徵盤據羅州醞釀逆謀直遂長驅之計則湖南五十六州非 國家之有也然則公之貶黜者有功於 社稷大矣公還朝疾遂谻使人納符其臨沒無一言及於家事惟以更未瞻 天顏睠睠不己遂卒享年六十三 英宗甚驚悼謂侍臣曰予自在潛邸時熟知其

雅操官至亞卿而止深用惋惜 中宮聞之亦必傷懷矣公初配貞夫人廣州李氏孝子 贈持平道命女溪隱廷立五世孫寬裕慈惠婦道甚備與公同年生始葬廣州後十五年二月甲子祔公墓繼配貞夫人高靈申氏士人大源女贊成光漢之後公素與從祖兄參判公命珩同業其仲子秀朗可愛公常抱而呼曰吾兒也卒無子遂以爲子名之曰孝修少擧進士文科事公以孝先公一年歿官至副修撰娶正郎李彥臣女生二子曰有隣原任吏曹判書有防今吏曹參判李夫人有二女長適金百行繼子履溫今佐

郎次適南有定縣監子公佐履温繼子憲淳公佐子曰聖耉庶出二男一女男游修今司果子有郁有鄰有邴孺修今學官子女幼女沈德希子公綽女趙德晋有隣取有防子俊輔爲子有防生二子俊輔偉輔公爲人疏通敏達其臨事剖决如流而平生退讓爲務未嘗有矜夸之色自奉謙約其衣食僅備飢寒而事親能致其養謹取與一物不肯求於人而亦不輕予於人凡立朝三十餘年常逡巡處於散秩言議謀猷不得展其蘊知公者莫不嗟惜而公則夷然不少悔也故 英宗以公性行清潔而貞固剛明而恬約

褒於筵席擬銓任屢年輒靳 除命盖出於遂公志也公少治功令之文其晩節篤好辭章有遺稿若干卷藏于家 英宗嘗下教曰徐命九勤於製述旣弱冠以門戶之責專意明經數年而成眞奇才也公自以 椒房懿親不任言責然見義有過人之勇當一鏡謀危 東宮之時公如不見國舅則無以轉危爲安矣是保護 東宮之功雖古之名臣不能過也公又慈明善決獄長於治民成川人爲立生祠全州松都皆有碑至今士民慕其德不能忘云公旣卒之三十二年其諸孫以公幽誌屬於余余不敢辭遂爲之

銘其銘曰

翼翼徐公旣明且哲輔我　王室有功有烈戚聯雖
近不易其介榮進雖蚤不見其泰　景廟踐阼賊臣
內訌陰結婦寺以撓　東宮公時憂憤乃見國舅默
默不發悉屛左右請保　世弟以寧　宗國國舅涕
泣誓死效力　世弟旣安遂承　大統公猶兢兢不
喜柄用優游田畝若將終身　英廟嘉之臨筵諄諄
曰卿貞固予之肺腑煌煌金鉞五授藩輔膏澤所被
靡不歌詠公之在　朝名義始正及其作伯風聲乃
樹綱紀旣肅惟惠是布固辭列卿何德之光銘玆幽

石永垂無疆

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安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杓字士定竹山人也遠祖諱孟聃 莊憲王時尙公主封延昌尉謚良孝高祖諱纘禮曹參判曾祖諱相德薦授翊衛司副率祖諱允廸 贈左承旨考諱宗海淸州牧使妣淑人坡平尹氏郡守夏敎之女也公幼俊偉纔學語言貌動止如成人及長喟然歎日士生斯世不聞道無以自立遂從南塘韓先生元震學與諸賢討論經旨多發揮 英廟三十年登增廣丙科及第隸承文院攝起居注 上問陳塼墜驢

事公對曰陳摶墜驢爲蒼生喜得眞主之意也摶見
宋祖請買華山已識塵埃天子也 上曰所見極明
透矣是年八月丁外憂服闋又攝起居注 上曰予
素知其爲人矣明年侍 親政陞典籍遷兵曹佐郎
入司諫院爲正言由 世子侍講院司書文學改吏
曹佐郎出監慈仁縣未幾選入都堂錄爲咸人李潭
所泥而公一笑不自辨也明年始入弘文館爲副校
理特 命仍監慈仁縣尋召拜弘文館修撰辭不就
以文學遷司諫院獻納兼司書明年轉副修撰復入
兵曹爲正郎又明年正月丁内憂服闋拜司書出補

固城以親嫌免陞司憲府掌令拜宗簿寺正改侍講院弼善進司僕寺正以冬至書狀官赴燕都律己甚嚴象譯莫敢售其私及復 命歸橐蕭然人皆服其清愼至平壤復拜獻納尋進司諫院司諫司憲府執義兼南學教授明年由掌樂院正復爲司僕正會濟州饑 命擇良吏大臣薦安某可牧濟州 上曰眞實可貴予欲一試久矣乃擢授濟州牧使 面諭曰濟州遠在海中値歲饑民將盡劉去年迺臣尹著東奉旨而行以母病免卿其往而撫綏之公遂受 命入海中宣布 聖德以興學校爲己任自漢拏山至

海堧數百餘里橘林相屬而漁民雜居其中力役最多公旣至詢其獘源悉蠲之牧使渡海濟州民立馬來迎公以謂海門有船安用馬爲乃令民無立一匹每大冬貢橘　京師一月中殆無虛日公爲愍水陸之勞豐賜貧糧濟民至今頌其德環島以南多耆老世稱南極老人星當秋分時輒夕見故濟州人年高者有百餘歲而兒齒猶不之脫公設宴招延本州年七十以上耆老七百人各賜藜杖諸耆老相與鼓舞以爲樂濟州故稱耽羅國西通中州公課試海堧之士隨其才而施之賞絃誦之聲與中州無以異也又

擇武士日射帿視其能否而賞之文武彬彬非昔日
課試之比也居數月以事坐罷公將歸出莅津館民
皆哭聲聞海外數十里旌義守爲風所漂船幾危公
躬自救之旣中流遽遇颶風船人皆咎旌義守公笑
曰死生有命况銅虎在余腰間　王靈所曁必無憂
矣乃兀然立於柁樓爲之文投于海中風遂定舟中
之人得復生公之力也及還　朝拜刑曹參議入承
政院爲同副承旨轉右副左副改兵曹參知拜司諫
院大司諫以朝叅未承　召命流海南不踰十日
命宥之尋爲靑松府使以事罷明年由兵曹參議出

爲靈巖郡守月餘解歸居二年復爲大司諫以議律事配康津一月而宥冬拜驪州牧使明年觀察使置之中考公笑曰吾欲決歸已久矣遂罷去後明年癸巳閏月六日卒于家享年六十四以是年五月四日權厝於楊州古州之原配安東金氏　贈吏曹參判時叙之女有一男曰光烈生四男二女男長昺壽次益壽皆早歿女適金文根二男一女皆幼內外孫曾若干人公少醇謹事父母婉順無違與兄弟友愛融洽敦宗族曲有恩情好質素不近華美而平居杜門却掃不事交游約已如寒士天性然也常晨起整衣

端坐繙詩書最愛大學中庸章句終身研究不釋手
嘗謂家人曰富貴貧賤自有定命吾何以位不稱德
爲耻也嗚呼公如非南塘之訓則烏能安其命而不
悔如此哉銘曰
吾聞濟州有駿馬能行千里故牧使每歲貢馬數百
匹以奉 乘輿然濟州之可貢者豈特駿馬而已哉
士亦有不覊之材如駿馬者安侯旣爲濟州牧首訪
文武材俊之士豈將貢士登於 朝而奉 乘輿也
歟濟州雖有人材安侯爲牧使未盡數月而罷去焉
知士之爲不覊之材而登於 朝哉此吾之所以爲

朝廷惜之者也

贈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李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述原字善叔延安人也八世祖吏曹判書諱崇元諡曰忠簡後二世有諱繼俊退居居昌熊陽里鄉黨稱雙清先生生子求仁官至咸鏡北道兵馬評事又二世有諱汝黔承仕郎公之曾祖也祖諱重吉官至金海都護府使父諱延雄 贈承政院左承旨母曰 贈淑夫人恩津林氏汝植之女也公幼俊拔有折衝材及既長知名縣中 英廟四年李麟佐叛陷清州殺忠愍公李鳳祥忠壯公南延年將犯 京師

居昌縣監申正模日夜皇皇不知所出欲得文武兼備者以保一境乃招公委之軍事公慨然歎曰逆賊起於清州節度使被執而死吾將見嶺南郡縣之又將陷也即日入縣治軍事正模大喜曰吾縣誠得人矣初 景廟疾大漸時李光佐終不請設侍藥廳以故國人不知 上疾之且大漸也於是逆賊沈維賢乃誣 上扇動中外麟佐聞之與其弟熊輔發難文簡公鄭蘊曾孫遵儒居父憂乃脫衰服改名希亮自安義縣南里叛刻木爲印裂錦爲旗據古倉安義縣監吳遂郁棄縣遁公謂正模曰希亮逆節狠藉爲人

臣子義不可逃匿求生請發兵以討希亮正模即令發縣兵將士驚散投希亮者以百數獨愼克終以鄕吏從公不去公與克終榜于縣門曰縣民如有從賊者斬已而希亮移檄書正模恐懼與其母踰墻而走公徒步二十餘里追正模於山谷中執其裾感慨而言曰吾聞主辱臣死今希亮謀犯京師此神人之所共憤也何故棄城爲婦人女子之事乎正模泣曰禦賊之責君其當之希亮入縣遣壯士五十餘人索公呼曰李某安在公拔劒手自搏擊爲所縛希亮陳兵責公曰昨日移檄爾何不整兵以待之公大罵曰

爾曾祖文簡公忠貞之臣也爾何忍背文簡公而叛
國家乎古人曰兵出無名今爾之兵誠無名是逆臣
也吾豈有從逆之理乎希亮怒曰汝何敢拒我兵乎
公又大罵曰我不能食爾之肉可恥也希亮支黨羅
崇坤曰李某骨强請斬之以徇軍中希亮曰不用上
刑不足以懲違令者乃使崇坤斬其頭公臨死顔色
不變高聲大罵曰希亮叛崇坤亦叛邪目鼻斷須臾
立死三月二十三日也時年五十有赤電出枕流亭
縣人異之以其年六月二十一日葬于熊陽配愼氏
之誠之女　贈貞夫人有子一人女二人子曰遇芳

從右營將討希亮居昌壯士呂海達生擒希亮獻于
軍中遇芳立斬希亮首一軍皆稱爲孝子 上命吏
曹授司僕寺主簿未幾出監開寧縣女適安世彦次
適郭景績遇芳有子四人女一人子長曰景烈次曰
秉烈次曰承烈次曰志烈女適趙銓公旣歿 上遣
御史李宗城 賜祭于家旌其門 贈嘉善大夫司
憲府大司憲 命觀察使立公祠 賜號褒忠景源
伯父忠烈公觀察嶺南聞公死節謂諸將曰李某如
不歿節則嶺南其無人矣然則公之歿節者非特爲
一縣之光誠可謂嶺南有人也夫銘曰

惟毅而有力以守其志惟勇而有斷以成其忠頫之
截兮心如石命之隕兮氣爲虹旣旌門閭遂立廟宮
義烈之報亦孔之隆

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
都總府副總管洪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霦字春卿其先南陽人也曾祖諱有慶參奉祖
諱珹節度使考諱受命僉節制使嘗隷兵曹爲軍官
金文忠公錫胄判兵曹時知受命沉默不泄召與計
事大悅之乃使受命鈎許積父子陰事受命謝曰始
許積判兵曹也小人亦嘗爲麾下固知今日不從令

明日必死然鈞知舊將陰事此非麾下所忍爲也小人死不敢奉令矣且將有令湯火不辭是職也焉有不職而處麾下乎遂歸家卒以窮死君初諱震少嚴潔事母至孝　英廟三年忠愍公李鳳祥以忠淸道節度使鎭淸州有薦君廉謹自守者鳳祥辟君爲裨將初領議政李光佐執　國之命擧李思晟爲平安道節度使權益寬爲咸鏡道觀察使鄭思孝爲全羅道觀察使權詹爲忠淸道觀察使合諸道將犯　京師於是其黨李麟佐起於淸州前一歲乃爲蜚語曰明年南師益至國中人莫不震怖鳳祥裨將梁德溥

最爲鳳祥所親近陰結麟佐受貨賂乃謂鳳祥曰蜚語不足爲備鳳祥信之君從容爲鳳祥言曰麟佐潛伏州境養死士日夜伺釁盍爲備鳳祥不從忠壯公南延年亦爲之言竟不從德溥喜曰事可濟矣遂與其所私妓越女覘鳳祥寢處動止以報麟佐而鳳祥猶不知也明年三月十五日麟佐果反前一日僞言送葬以兵器藏于喪車置州北大藪之中及是夕天大風雨麟佐乃發大藪中所置兵器薄城下德溥先導入營門至運籌堂鳳祥醉解衣而睡德溥怵惕不敢入乃使越女引麟佐直入卧處鳳祥驚起由堂北

至竹林中諸將士皆鳥鼠竄君守廬方在營外見火光繞運籌堂立拔劒直趨以入妓海月抱君之腰泣而語曰事不測獨公奈何入死地君罵曰主將危矣我上有八十老母猶不可顧豈從汝言而苟生邪推之而出門已閉矣爬其壁十指皆折壁既撤庭中劒戟森如也四面礮聲動天地索鳳祥急君直前呼曰我乃節度使也麟佐執之有識君貌者曰非節度使也遂捨之及執鳳祥將殺之君躍進伏鳳祥上曰我乃眞節度使也賊牽去君立蹴之奪其劒擊傷數人麟佐令卒前縛之誘降萬方君瞋目曰恨不能斬汝

之首豈降於汝以求活邪麟佐以劒交斫之君臨死
罵不絕口麟佐歎曰此忠臣也卽欲無殺恐傷我故
殺之然事成當錄汝後君復罵曰我固無子卽有之
豈爲汝逆賊用邪遂死時年四十四葬楊州蘆原之
原 上命有司旌其門 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兼
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總府副總管又 命從祭表
忠祠君纖弱如不勝衣然內性剛毅不屈作松栢歌
以見志初娶府使金衍錫之女有女一人適李震肇
又娶完山李氏稷之女有遺腹孼二男子長曰漢龜
以公蔭仕至別提次夭死震肇有子三人曰義昇曰

義晟曰義昷女一人適郭震周漢龜有子曰儆自三歲廩食不絕初海月欲從君死而有身顧未之乳遂不敢死及遺腹男子旣生輒自殺以明其志銘曰

將之於士與君臣未之有異也然軍將爲賊所殺而麾下不死義也聞君之風則中心安得無愧也

菊塘鄭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後僑字惠卿河東人也 惠莊王時有諱麟趾位至議政府領議政謚曰文成君之幾世祖也曾祖諱海善副司猛 贈軍資監正祖諱俊起禮賓寺主簿 贈工曹參議父諱泰建行副護軍 贈漢城府

左尹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母 贈貞夫人金海金
氏直長宗信女也君幼端雅甫成童負笈山寺僧徒
擊鉢聲未撤輒成一詩觀者異之曰眞奇才也及長
專意古文辭尤工於詩嘗曰爲詩如學仙胸中瑩然
無塵滓然後方可爲詩也故君之迹多在於田野之
間而音調泓峥蕭瑟自中宮商豈得於天而發者邪
弘文館校理申公靖夏以文學聞於當世輒邀君與
之唱酬三淵金文康公嘗歎曰唐詩絶已久矣而鄭
君描物之妙不可及也其爲文不喜組織而紆餘無
穿鑿痕也忠簡洪公致中使日本以忠烈黃公爲之

副君從行倭人擁馬乞詩牋君揮筆迅若風雨觀者嘖嘖不已爭相板刻傳翫焉及忠烈公觀察嶺南君又從明年春嶺南亂作人心洶懼君須臾不離左右未幾公卒于營中君於是從喪而歸又明年以嶺南勞拜僉知中樞府事年已高杜門謝客讀書不倦上入耆社陞嘉善未幾拜同知中樞府事推恩三世以年八十又加嘉義與槎川李公秉淵相追逐每當花辰以杖屨逍遙竟夕人皆稱神仙中人常欲得一區林泉爲終年棲息之計而竟未能如其志乙亥六月十一日終于家享年八十有一以其年某月某

日葬楊州覺心之原君性慈仁孝於親友於兄弟不
喜矜飾不設畦畛家甚貧不能自存而親戚有飢餓
者亦救恤視世之齷齪猥瑣若將浼焉每對人必以
古道責勉之平居洒掃超然危坐非疾病未嘗偃卧
所好者唯山水與文章耳又喜菊種於窻外而相對
焉故號曰菊塘配貞夫人密陽朴氏通德郎大蕃之
女也先君三十三年而沒享年四十六今年八月十
三日祔于君墓生子二人女二人男德涵德濂女長
適全聖澤次適金淳銘曰

吁嗟鄭君微而莫闡蘊而莫展泯而莫顯孰知厥雋

貞敬夫人宋氏墓誌銘 幷序

議政府領議政文簡李公諱天輔之夫人曰恩津宋氏故順興府使諱相維之女禮曹判書文僖公諱奎濂之孫 贈吏曹判書諱國銓之曾孫也年十六歸于李氏今 上三十七年三月丙寅以疾卒五月壬寅葬富平府下梧亭高里之原祔文簡公也景源少從文簡公爲文章日相往來公素貧豆糠不給而夫人聞景源至輒欣然爲設雞肉以餉之如不貧者文簡公嘗與夫人居嘉平朝宗山下夫人菜食心樂之公歸語景源曰吾妻林泉之樂甚於吾景源以是知

夫人之賢也夫人柔靜有至行善事舅姑喜禮法雖
寢疾病未嘗以亂髮褻服見公也公不治産家益貧
夫人朝夕鬻裳衣具飯一盂進於公咼無餘飯而夫
人猶覆空盂若有飯不使公知也文簡公晩由乙科
入弘文館爲正字纔十四年拜國相夫人以 恩從
封爲貞敬夫人宗族皆賀而夫人獨無喜色嘗謂公
曰吾聞盈者必虧公立朝僅十四年功名過驟人安
得而不忌也願棄官借歸丘園居未幾公果被詆夫
人歎曰往時與公入嘉平深山之中朝夕菜食誠可
樂也使公早退則僇辱豈如是乎今年正月公先卒

夫人疾篤却藥曰從公於地下吾之志也已而卒實
公旣葬之二日也夫人享年六十五無子以公族弟
國輔子文源爲後女三人長適趙琰次適吳載純次
適徐有防吳生一男允常景源旣與文簡公相往來
知夫人之賢也久矣今夫人卒而景源銘之於墓不
溢其美者是不負夫人之德也銘曰
靜雝雝兮毅有履躬儉德兮服不嬙昭女則兮貌齊
莊爲公戒兮言琅琅山嵯峩兮可與歸庚終世兮守
吾儀公先終兮矢相隨葬二日兮下殉之志之烈兮
光百世刻此詩兮納諸竁

贈淑人李氏墓誌銘 并序

贈淑人驪州李氏承文院權知副正字奉直郎 贈通訓大夫司諫院司諫兼春秋館編修官諱奭之配輸忠貢誠翼謨修紀光國功臣輔國崇祿大夫兼兵曹判書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長溪府院君謚文貞公諱廷彧之次婦也幼賢明能通詩書百家言足知果敢年十幾歸于黃氏文貞公天性嚴毅長婦尹氏有婦德初見舅姑文貞公不可於意笞其姆及見淑人器重之每事必諮未嘗以少婦待之也初正字

以文貞公命出爲伯父吏曹參議諱廷式后平秀吉亂參議公卒於平壤正字君從喪歸葬凡饋奠能致其禮人皆以淑人之孝爲難及也淑人工詩有神趣往往警絶見人之文能定其高下得失正字赴擧率常以所作之文示淑人而淑人一無所許至光海三年別試正字對策及退歸淑人見其所對策喜曰必中已而正字果登第淑人鑑識多如此文貞公旣卒之六年長子承旨被仇人申慄誣告下獄死正字逮繫得减死安置鍾城文貞公夫人趙氏時年八十一長婦已沒獨淑人終養趙氏盡孝道趙氏怡愉如平

常不知家難也歲秋八月淑人告于趙氏曰請往見夫子而歸趙氏許之淑人乃爲男子服匹馬出塞二千里見正字於鍾城府蔾棘之中明年春歸侍趙氏嘗夜不寢思正字作月入詩會近臣有誦陳者光海君問曰誰所作也近臣對曰黃某妻李氏所作也光海君爲之惻然命量移正字於興陽縣感淑人之至誠也奴兒之難　仁廟出守南漢城　王都守者閉四門禁人避兵淑人於是具戎服躬率家衆呼門者曰李司諫承命扈從南漢城趣開城門門者望見其戎服莫敢沮之門遂開全家而出世以是稱其智畧

後幾年七月初八日淑人卒享年幾十有幾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于金蠅之原以祔正字淑人有子一人
女二人子長曰坤載擧進士　贈承政院左承旨女
長適李性恒司憲府執義次適金益烈承旨有子一
人曰裒全州判官　贈吏曹參判參判有子三人女
三人子長曰爾中次曰爾明擧進士官繕工副正以
老加同知中樞府事次曰爾章禮曹參判女長適李
義著次適金尚鉉知事次適任弘望知事淑人考判
官諱緇吏曹參判審後也妣宋氏判官應秀女也初
承旨生纔三歲正字君從文貞公入會寧鞠敬仁叛

淑人避去與承旨中夜相失莫知所在會淑人女奴殷春負承旨入深山中滴露草間以乳之竟得不死豈非天哉銘曰

烈烈淑人女子之英夙知文辭能定權衡正字御桀懸朔方之城二千餘里孰問死生從我夫子其心則貞有崔金蠅萬世同塋我作斯銘以鴻厥聲

贈淑夫人金氏墓誌銘 并序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黃公諱坤載夫人慶州金氏者故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傅

忠翼公命元之孫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奉直郎贈通訓大夫司諫院司諫兼春秋館編修官諱奭之婦也㓜端愼能知禮法忠翼公謂家人曰孫女誠哲媛也年十六歸于黃氏光海四年承旨公以疾不起居三月黃氏家覆正字兄弟子孫男女無少長無不繫獄於是金氏與皇姑驪州李氏從姒婦宜寧南氏南氏子婦德水張氏皆被逮于時承旨未及葬金氏衰服入獄中拳手號哭諸獄卒爲之流涕光海亦愍其無罪諭大臣曰金氏故相孫女其釋之金氏旣釋後十年入懷德縣山谷中嘗謂吾夫長水人乃携其子

判官裒徙居長水天鼇里以終其齒 仁廟十有八
年庚辰六月十六日卒享年四十有六是歲某月某
日葬坡州祔承旨墓判官裒有子三人女三人子長
曰爾中次曰爾明繕工副正次曰爾章禮曹參判女
長適李義著次適知事金尚鉉次適知事任弘望曾
孫以下若干人銘曰

犖犖夫人履幽亦光終免於難其德則章

孺人朴氏墓誌銘 幷序

朴氏世爲務安人判書諱義龍入 國朝爲名臣務
之人至今俎豆之後九世有縣監諱訓寔孺人高祖

也曾祖諱尚文以孝旌閭祖諱壽崗考諱始爀世其
孝人稱爲三世孝子孺人年二十一歸于權公時公
家貧孺人手自麻枲終夜不寢朝則招諸僕戒之曰
今日墾某田漑某水各授以事無不得其宜僮僕無
敢違其令者縮衣減食勤苦自治行之十年粟餘於
庫衣餘於箱皆孺人之力也然未嘗一日捨業以嬉
曰吾職也敢忘其勞公歿將欲歿而下從之不飲糜
者七日既而喟然歎曰權氏三世亡后惟我一婦人
在我其歿誰能存此家自是强飲之亦不近菜醬每
哭血淚被面衣襟盡赤觀者莫不流涕曰吾聞無聲

而涕出謂之泣血血從淚下者始見於孺人也公之
歿孺人時着袷衣仍其衣三年終不易常伏於寢門
之外雖隆冬永夜風雪交加未嘗去或謂之曰婦人
之喪夫者多矣而未聞如孺人者也夫死旣葬孺人
亦已衰矣何自苦如此孺人泣曰不死盖有待也兒
長吾必死焉公嘗欲具石於先墓未果而歿孺人歎
曰吾所以營財徒以公在今公已歿吾安用此爲追
成其志是在我也盡出其所藏數千緡置石舅姑墓
幷及於公之墓竟以毁遇疾纔終喪而歿癸未二月
二十日也孺人智識英睿意慮超遠聰悟强記一聞

語終身不忘論人物臧否事得失成敗未嘗不懸中雖男子未易及也葬于韓山郡斗門之原祔公墓之左元妣金孺人祔右金孺人淸陰先生尚憲之玄孫文翼公壽興之孫也不以族貴而驕執婦道甚恭權氏何其多賢婦人也余聞權公孝友慈良淸修謹拙盖所謂善士也兩孺人俱賢可謂盛矣而卒無子公之嗣遂絶天之所以報施賢人者果何如也權公諱援字仁仲安東人也習齋諱擘賢而能文章於公爲六世祖也曾祖諱謙祖諱惕奉事考諱尚公其所後子公又取族子褋爲嗣嗚呼古之烈婦居夫之喪未

聞有淚化爲血者孺人之賢古未嘗有也況立石先墓丈夫子之所難能而孺人以一婺婦能之不賢而豈若是乎余特表而書之以識其賢銘曰

孺人之哀血從淚下貞心所感終古不化烈烈其精無晝無夜融結土中稭及桑柘列女有傳其書盈架我銘幽堂亦史之亞

貞夫人鄭氏墓誌銘 并序

貞夫人東萊鄭氏忠淸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公州牧使李公秀得之妻也年十七歸于李氏今 上四十五年三月壬辰以疾卒享年七十

四葬于公州日新原景源少從李公游月餘留連以爲樂鄭氏具膳饗景源惟恐疌歸每饋食必問景源所嗜者景源食少則鄭氏未嘗不憂至食飽然後乃悅他親客或至其家則鄭氏亦戒婢子潔酒漿而厚奉之景源以是知鄭氏之饗賓有禮也李公爲州謹法度人有干請於鄭氏者鄭氏正色曰吾豈敢以私滅公累我夫子哉卒不聽李公晚而登第遂陞爲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宗族皆賀而鄭氏獨無喜色謂李公曰君子有祿仕者得全性命亦一幸矣李公終身服其言景源以是知鄭氏之事夫有義也李

公所後子思弘病跛不應有司舉告于父母從景源學古文章鄭氏戒曰學文章與學道未之有殊也爾學文章宜執贄以見爾師於是思弘乃束脩造景源門請行古師弟子禮景源辭焉思弘曰吾母鄭氏有命不敢違也景源以是知鄭氏之教子有法也鄭氏皇考曰錫老繕工監監役皇祖曰復先羅州牧使皇曾祖曰載海藝文館檢閱鄭氏賢明多知慮孝於繼母事舅姑能致其誠與妯娌言必順柔馭養二妾皆有恩李公寢疾凡四月身不脫衣夜輒沐浴禱于天宗族無不嗟歎之親屬同爨或十年或五六年能洸

愛與相誰睢然鄭氏不幸無子而思弘力學蚤歿又無子豈非命邪李公世家韓山郡皇考諱萬稷江原道觀察使皇祖諱泰淵平安道觀察使皇曾祖諱德泗義禁府都事　贈吏曹參判思弘旣沒以其兄參奉思重季子奎應爲之後始李公友善景源而景源夫人沈氏與鄭氏相候問最相得也鄭氏卒沈氏悲慟泫然流涕者久之今李公退居公州爲鄭氏請銘於墓景源何忍不銘邪銘曰

錦水之陽兮李公攸宅夫人番番兮百年偕穀維田有穋兮維園有壼從公而歸兮與共怡愉纁紳先逝

兮夫人之樂瘞此銘辭兮垂于無極

恭人宋氏墓誌銘 并序

韓山李奎英曾之奎亮晦之母恭人恩津宋氏故順興府使諱相維之女 懿陵參奉諱思重之妻也參奉父曰敦寧府都正諱秀輔祖曰江原道觀察使諱萬稷曾祖曰平安道觀察使諱泰淵恭人六歲知幼儀能佐長者執女紅足不下堂順興公爲書女範以授之日夜服習不少倦及笄端愼好禮法宗族無不稱其行年十六歸于李氏方是時王舅觀察皇舅都正與王姑夫人金氏皇繼姑夫人愼氏皆在堂恭人

柔順有婦德謹守矩則雖微事必致莊敬金夫人曰孫婦體小度大能識丈夫之所不能識也觀察公曰古所謂女中之英孫婦是也愼夫人亦愛恭人猶未知舅姑之言信然也參奉旣卒都正公曰吾婦可任宗事而吾未死不忍以祭祀賓客勞吾婦也及都正卒愼夫人謂恭人曰舅没則姑老古之道也吾老矣宗婦之事將傳於汝恭人對曰男女正位此家道之所由成也亡夫不幸蚤世冢子受重則祭祀賓客之事非冢婦誰可傳者愼夫人遂從其言然恭人娶居三十年事愼夫人盡孝道夙興盥櫛必怡聲問其所

欲有命之應對必敬具饘酏以致其養愼夫人嘗而
後退手不釋麻枲絲繭閨門肅肅愼夫人喟然歎曰
先舅姑常稱吾婦之爲人矣今吾婦事吾至孝而內
治又能嚴敬吾始服先舅先姑有鑑識矣後愼夫人
寢疾病恭人朝夕侍藥飲及居憂身自饋奠不敢以
年老而廢也諸子固諫恭人泣曰吾年且將七十矣
去死未遠豈非吾終孝之時乎卒不聽明年疾革諭
諸子自虞至祥更定祭物以從儉正席而卒丁亥十
一月辛亥也享年六十九以明年戊子二月己未祔
葬于公州檜谷參奉墓左恭人慈惠簡言語篤行安

義不喜華靡於貨利尤淡如也有子三人女一人男長即奎英從余學有高材未成而沒次即奎亮次曰奎應爲叔父後女適都事金安默奎英生二男一女男長坤載餘皆幼奎亮生一男四女女長適沈能禧次適南㠛來餘皆幼都事生三男一女女適李始源男皆幼恭人曾祖諱國銓 贈議政府左贊成祖諱奎濂官至禮曹判書退居田里以淸節竦動一世謚曰文僖始順典甚愛恭人常教以六經史記之言然恭人略解文義而不自見雖兄弟不知恭人之通古今也嗚呼賢哉銘曰

猗嗟恭人維德之貞嫠居疏食内竭其精悲哀之積遂蝕右睛孰謂恭人哭孤而喪明

淑人李氏墓誌銘 幷序

故議政府領議政文莊申公諱琓之孫婦曰淑人星州李氏工曹判書靖憲公諱光廸之孫處士諱元輔之女通川郡守諱曙之妻也年十八歸于申氏庚辰十一月十七日以疾卒享年六十八其明年辛巳正月二十五日葬于廣州鶴峴之原淑人幼事靖憲公莊愼有禮靖憲公常置膝上讀周易淑人一聞能辨別卦爻彖象靖憲公最心愛之靖憲公夫人鄭氏善

知人於諸婦女少許可獨令淑人視内事淑人時年纔十歲朝夕服勤如長者鄭夫人亦稱其能也及淑人爲申氏婦文莊公夫人鄭氏性嚴重内治修潔而淑人柔順恭謹終不失鄭夫人意鄭夫人曰李氏誠賢婦也淑人皇舅平雲君晩多疾病不能寢淑人侍旁讀女史雖盛夏終夜不輟不知汗之霑衣也平雲君曰吾兒娶婦如此吾無憂矣通川端潔有文行與其兄吏曹參判諱昉名重當世已而通川不得第家又甚貧而淑人經紀百事終不使通川知也有一宗室聞通川之有賢子也欲以其女妻之通川笑謂淑

人曰吾貧矣許之何傷淑人辭曰宗室女非儒家之所宜取也吾有十指鬻鍼縫必不饑餓豈可與公子之家爲姻婭藉其侈富乎通川爲之改容淑人嘗視通川疾百餘日身不解衣至肉爛而生疽宗族賓客皆爲之咨嗟太息曰淑人貞一之德不可及也平雲君諱聖夏平山人也官至敦寧府都正夫人朴氏議政府左議政文純公諱世采之女也淑人明達多知慮勤於女功其教子嚴而有法子二人長大權爲人後次大季令戶曹佐郎女一人適李奎英早沒無子大權有子二人女三人景源少從通川游甚相好也

通川卒而淑人又下世矣今大季狀淑人之行來乞銘景源流涕不忍辭乃爲之銘曰

有齊淑人女子之師旣端且敬又惠而慈維繩維墨不錯毫釐夫子有友銘以章之

貞夫人李氏墓誌銘 幷序

貞夫人韓山李氏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諱禎翊之女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諱必天之孫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經筵事尹公諱得和之妻也母曰蔡氏　贈嘉善大夫

司憲府大司憲諱勲瑞之女也夫人柔順自幼時未
嘗少拂父母意年十九歸尹氏事皇姑能遵禮法皇
舅没尹氏家貧夫人躬自親井臼以供饋奠親戚莫
不稱其孝承旨公論南九萬流北方夫人中夜禱神
天曰神天活我慈父今 上元年承旨公蒙 恩釋
還人以爲夫人至誠所感也蔡夫人年踰八十夫人
每歲必往省具衣服備酒醬以致其養鄕黨宗族皆
咨嗟曰女子之孝非男子所能及也夫人慈諒樂施
與處妯娌中能和惠不失其歡好卑謙不喜驕貴垢
衣弊裳出入於鼎俎之間灑掃濯漑而不知勞也以

丁丑二月六日卒于家享年七十二初葬長湍石浦原後三年己卯八月二十三日改葬朔寧佳哉原有子三人女一人子長曰顯東次曰在東縣監次曰憲東進士女適府尹金頤柱惟李氏自文康公諱之蕳明於儒術雖婦人亦知禮法豈文康公餘教猶有存者邪銘曰

于嗟夫人知禮法兮謙謙自下不貴挾兮櫛縰然後見其子兮闔門持敬洵女士兮

贈貞敬夫人南氏墓誌銘 幷序

故議政府左參贊靖翼金公夫人南氏其先宜寧人

也七世祖諱彥經以儒學徵爲吏曹參議學者稱東
岡先生曾祖諱宅夏敦寧府郡正祖諱道揆司諫院
大司諫父諱直寬繕工監監役夫人七歲聽其兄紀
溟所讀書輒默誦能通其義及治身必遵內則列女
傳容止靜雅辭氣雍和父母愛之諸親黨稱爲女士
年十四歸于金氏所後姑貞敬夫人李氏方嚴有法
度夫人柔順執婦道不違其志李夫人愛之如女故
終身閨門之內無間言也本生皇考孝靖公常稱夫
人之行曰吾婦誠賢明也監役公歸老丘原夫人日
夜思慕之未嘗不泣下霑衣也好儉約不御文繡曰

縞衣布裙足矣金氏家舊傳珠貝多奇玩而夫人不飾於髻不綴於珮曰舅家舊物不敢傷汚也今 上二十二年丙寅六月十三日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六其七月某日葬于楊州嘯皐之原後二十六年 贈貞敬夫人明年壬辰九月二十四日與靖翼公合葬焉公諱時默淸風人議政府領議政文貞公諱堉之五世孫也夫人天性喜施與振人之貧御家衆曲有恩愛婢僕有過能容之不見怒色生子一人曰基大弘文館應教應教生子一人女三人幼銘曰

純衣兮上顈夫人之儉明珠兮不珮惟志之貶謙抑

自持兮德無瑕玷銘昭後世兮光不可揜

贈貞夫人韓氏墓誌銘 并序

韓氏之先清州人自太尉蘭凡九世有光祿寺少卿確 成祖時詔家 京師終不肯謚曰襄節又四世有清原尉諱景祿於夫人爲七世祖曾祖曰 贈承政院左承旨諱碩俊祖曰 贈吏曹參判諱彬考曰江原道觀察使諱重熈妣貞夫人延安金氏漢城府右尹湜女也夫人幼時從其兄弟受學者旁聽經史文字如小學所錄九容九思程子四勿箴朱子小學題辭及敬齋箴范氏心箴陳氏夙夜箴之屬皆能誦

習之少長則輒自晦而不出人不得以知之年十九歸于柳公諱懋事舅姑敬而有禮事君子主於無違而隨以箴規教諸子則雖幼必責以飭躬操行之方嘗書所誦諸箴及聖賢格言付諸壁上令朝夕講讀而行之敬養志於學終日危坐不輟以其幼弱而難於持久人或勸以便坐夫人不許曰箕踞則心必慢遂手縫敝席而與之坐以助其功義養嘗赴試歸夫人問試題何文對以漢二十八將事也座中無能悉其人者夫人爲之歷數諸將名次無少錯曰吾幼從人旁聽而記之者汝爲士而乃不能邪家甚貧而處

之怡如對人無求乞語觀察公爲承旨有懷銀而求
爲宮隷者夫人責而却之常語其子曰吾父吾舅皆
有清德雖貴而未嘗爲家人營產業吾之貧常也無
愧焉汝他日出而仕也宜自勵而無忝二祖也夫人
天性慈祥安重言語簡靜步履端正雖遇急遽不失
其儀於婢僕不呵怒箠楚常夜久乃寢晨起而掃除
堂室手執女功以終夕出入則持絲枲自隨其勤苦
如此是以其在室及嫁內外親黨皆誠服而稱道之
夫人之教成於家而及於親黨者有如是矣古者婦
人皆有學自漢以來列女傳可考而信也夫人未嘗

學六經而言行本於禮法盖天性近於道也有子二
人女二人子長敬養以孝聞　贈持平文義養文科
參判女適參議黃昇源攝注書李心傳敬養無子以
義養子詠爲後夫人卒于戊辰七月十七日享年五
十四初葬楊州松山丁亥九月遷公之墓於横城禾
谷泰岐山下而夫人祔焉銘曰
夫人之學本於經兮禮以爲服左九容而右九思兮
閨門肅肅孰投白金兮莫知余清白自牧玉珮琤琤
兮與夫君而偕穀詒明訓而教子兮永百世而齊遨
銘于墓石兮形管無恧

江漢集卷之十八

江漢集
九